

生死鬥爭

陸地著



文學戰線創作叢書

東北書店發行

書叢線戰學文

爭 鬪 死 生

著 地 陸

行 印 店 書 北 東

1 9 4 9

文學戰綫叢書

生死鬪爭

著者 陸 地
出版者 東北書店
發行所 東北書店印刷廠
印刷者 東北書店印刷廠

總店 瀋陽市馬路灣
分店 瀋陽、哈爾濱、長春、齊齊哈爾、
吉林、牡丹江、佳木斯、安東、四
平、錦州、承德、北安 瓦房店。

1949. 4. 初版 長. 1—8,000.

前 言

一九四〇年六月，我在延安魯迅藝術學院結束了學習計劃後就參加一個文學團體。緊接着，大家都要深入農村、工廠和部隊去學習、體驗工農兵的生活。當時，我的選擇是到部隊去。記得臨走的那天，在文藝俱樂部的歡送晚會上，周揚同志還邀同茅盾先生來給我們這些初上陣的『新兵』講了一番話。話的詳細意思到今天已經記不起來了，而當時以至於到後來好些年，都覺得那是一個啓示：以爲處在今天這樣偉大的時代，特別是處在新社會的環境裏，可歌可泣，驚天動地的事情太豐富了，對於一個文藝工作者來說，應該是一種幸運；同時也是一種艱巨而光榮的工作。

我就懷着無比的歡喜和崇敬去接觸我們的武裝部隊的。

這是抵禦着日寇的侵略，曾經馳騁於華北大平原，轉戰於雁北，表現了無數次生死鬪爭的賀龍將軍領導下的人民武裝部隊。可惜，我在那裏只待了六個月。大部分時間是整訓，其間有很短的一個來月，才是到黃河東岸去參加了有名的『百團大戰』。這新的生活和新的人物給我好多的感動。只是由於時間太短，對生活理解不深，寫了一兩篇以後就不敢再嘗試了。

但是，部隊中指戰員們的勇敢、單純、忠貞、堅定，……這許許多多的美德，寶石一般時常在記憶中閃光。有過好多夜晚，把思索都讓給了想像了，私自會有個大願：企圖把這些爲人民解放而戰的

英雄們的形象塑成典型，讓他們永留於人間。爲了這，第二年我又再次進入軍事部門，重新又把皮帶繫起來。以後，不論是在部隊藝術學校的教書生活，還是在部隊報紙的編輯工作裏，都有意地跟那些從部隊中長大的同學學習，或是從部隊的通訊中去捉摸部隊的特點和搜集一些材料。但是，總也沒有寫出什麼東西來。因沒有寫，所以心裏好像負債似的，老是放不下。

到一九四四年冬，西虹從部隊帶來好大的歡喜，說是他記錄了一份動人的材料，是指導員任書天同志的一段悲壯的英雄的故事。叫我拿來好好給他寫成一篇小說。這雖然是一個素材，然而，它已經使我不安，覺得非把它寫出不可了。曾經寫了兩萬多字，但是我們的一位批評家給這不足月份的嬰兒指出了弱點：說是作者對生活體會不深，作品顯得虛弱。那樣，只好鬆手了。可是，對於任書天們的英雄事業的嚮往，並沒有因此忘懷。

一九四五年六月，一個較大規模的行動等待着我們。我把筆放下了，換來一支步槍，加入了南下的一支武裝部隊的行列。從此，在白楊聲薰薰，或是秋雨連綿的夜裏，我曾經是一個遊動哨的步兵，守衛我們的宿營地；曾經在一天一夜中連續不停的急行軍，走了二百三十多里，強渡過汾河和同蒲路的封鎖綫；曾經在臨海路上，在豫北，奔馳於火綫下。這樣，經歷了四個半月零兩天的『兵』的生活。在這裏，也許我是一個扛着槍的戰鬥者，而不是五年前拿着筆的文人，比起來，這回的生活對我是提供着更深更多的內容了。眼看到日寇三光政策下的無人區的頹垣，和那『美麗』的鴉片烟的花朵，因而使我認識到每一個指戰員在炮火中，那種鋼鐵般的鬥志的原因。自己的思想水平也提高了，想像也因而湧現多樣的色彩。

到今天，當六十年來的民族的大敵——日寇被打敗了，而階級的敵人蔣家匪幫也正加速崩潰，人民快要澈底解放的時候，回顧這生死鬪爭過來的道路，當中是由於千千萬萬的任書天們的不屈不撓，再接再厲的鬪志和英勇犧牲的血鋪起來的。爲了紀念，也爲了表示對武裝戰士們的敬仰，使我又再次拿起筆來，寫了如下一篇東西。雖然，這裏與四年前一樣，長進不多。可能還是『對生活體驗不深，作品顯得虛弱』。不過，對於爲抗日戰爭而犧牲的烈士們來說，當它是一個花環，表示我衷心的輓悼；對於讀者，當它作爲一個朋友的勸勉，希望有人從這個故事中學習『馬化龍』堅貞不屈的氣節，而爲革命事業奮鬥到底；或者說，就當它是一個故事來講，也讓大家知道：在我們中國偉大的八年抗日戰爭中，八路軍、新四軍（人民解放軍的前身）是怎樣戰鬥過來的，敵人是怎樣的敗亡了，我們是怎樣的贏得了勝利。這就是我所要寫出來的意思。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四日於松花江。

要我講起打仗的故事來可多啦，扯上三天三宵也不能有個頭。打我十六歲那年，八路軍在我老家打日本鬼子，我在老財家把看牛的鞭子扔了，參加了八路，第二天早上就跟鬼子幹上了，一直幹到今天。撇開手指頭一數，不多不少，整整十年。你想想看，得經過多少仗？

起初，我是當的小鬼，招呼教導員的工作，後來才當的宣傳員。可是，我個人就愛上火綫，打仗痛快。再說，歲數一年比一年大了，唱歌演戲那一路玩藝老覺得不對勁，成天總也不安心。現在說起來，當時那個思想是不對頭，鬧個人主義，要不得，是不是？不過，那時候我就不管，一股勁跟上級磨菇，成天要下連隊，要下連隊的鬧，憑我學來幾個字文化，成天打報告，最後，算是達到目的了。臨走時，上級對我說：

『好，你下連去吧，好好幹呵，可不敢再調皮了！』

我自己也不知道，那時節我那來的勁，就是覺得擺弄擺弄槍比啥都上癮。我到連上去見了連長，連長看了看，完了，對我說：我年紀還小，也有點文化（是的，那倒不假，我當宣傳員時候馬馬虎虎湊合也學了點把子文化。）有文化能看個通知啥的，叫我在連部搞個時期通訊員再說。

『通訊員能有槍嗎？』我趕緊問一句。

連長說：『槍有你攆的就是了。』

我說：『有槍就中！』

當天下午晚班長就拿來一枝馬步槍，還有一百發子子。我可是高興死了，比小孩過年穿新衣裳還樂。把槍擦了又擦。心思：通訊就通訊，媽的，騎着毛驢唱本，走着瞧吧。

就這樣，幹了幾個月通訊員，我又不安心了，又要求當戰士。連長看我要求的挺幹，讓我下班上去了。這時換了一枝七九步槍。這『七斤半』我一直就把它扛了兩三年。以後大大小小的仗就跟吃飯拉屎那樣，沒個數了。你瞧吧，我身上的窟窿就有三四個。沒打過仗的人不懂得『打槍眼鑽出來』那句話的滋味，那可是有味道哩。有一回，可是懸，差點我就完個屁的了。你聽我說吧，事情的頭尾是這樣的：——

那是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七晚間。

當時，我才當連長不多日子。我們一連人在冀魯豫邊緣區跟日本鬼子和偽軍捉迷藏一樣打麻雀戰。早上指導員領第一第二兩個排到挺老遠的南邊鹽海路附近催給養去了。我跟第三排在家開個動員會，討論對付敵人春季『掃蕩』的辦法。晚間都快雞叫了，老鄉才送來一封雞毛信。在解放區信上插上雞毛就是表示萬萬火急的意思。我趕緊打開一瞧，是團長和政委寫的命令：叫咱這個連在天亮之前趕到馬路集團部集中。我楞了半天，也不知道怎麼回事了：馬路集離這五十來里地，現在快十二點了，一個鐘頭趕十里地，怎麼的也趕到了。就是不知幹麼要往回撤。這兩天不是叫咱們偵察敵人行動，破壞他的春季『掃蕩』的計劃嗎？怎麼回事？哎！咱沒掌握全盤情況，沒有發言權。反正聽從命令吧！我馬上叫大夥趕緊出發，直奔團部來了。

五十里地總算是走到了。趕到村邊時候，啓明星在東邊已經閃亮。這時旁的啥聲音也沒有，挺靜。我還揪心團部轉移了哪，誰曉得一進到村口，黑蠕蠕一大堆人馬，全給街上擱滿了。戰士們一堆一堆，抱着槍排成長長一趨，坐在那。牲口馱着行李和重機槍，迫擊砲，跟駱駝一個樣高大，躲在院場一邊，突突的噴鼻子。

『乖乖隆的冬。都來了！』三排付這個活寶，他一下子嚷起來。

旁人馬上『噓，噓』的制止了他。有的像哨兵開口令一樣，喊：

『不要講話！』

緊張極了。大夥靜靜的，照我的手勢就地坐下。天上全是一片烏黑的雲彩，要落雪的樣子。有人偷偷點烟抽，偶然見到一兩點星火。

我正要招呼隊伍休息，還來不及去團部報到。緊接着前面有什麼消息傳來了，一個一個咬耳朵傳話。最後，右邊的一個同志在我耳邊問：

『三連來到了沒有？』

我回答道：

『來了！』

人們又一個一個接着傳回去。不多一會，又傳來話了。右邊的同志在我耳邊說：

『叫三連連長跟指導員馬上到團部去！』

我對三排長說，叫同志們不要隨便離開隊伍。我到團部去了。

團部是在一家老百姓的東上屋，這鎮上現在就只有這間屋子還點亮。

一進門，旁的連長指導員滿滿的坐了一屋子。團長、政委和參謀長他們聚在一支洋蠟下邊，對準一張地圖比量。我喊了一聲：

『報告！』

這時，團長他們抬起頭來，朝我身上看了看。政委對着大夥問：

『都來了吧？三連長，指導員呢？』

我說，指導員今早帶一、二排到前面催給養去了。團長楞了一下。參謀長馬上說：

『好吧，我來談咱們這次情況：現在情況挺緊。——』

參謀長講到這句話頓了頓，擲一揮烟灰。大夥的眼都睜的發亮，直瞅他。他緊接就說：『這回敵人拿一個旅團的兵力再配合孫良誠三四個團的偽軍向我們解放區作五路大規模的『掃蕩』，估計他們明天一早有一部份就趕到這兒。我們暫時把地方讓給他，把主力繞到他們屁股後面去搞他一傢伙！……』

『現在大夥都準備好了吧？』最後，參謀長瞅着大夥問。

『好了！』大夥一個聲音回答。

我却不哼。

參謀長把紙烟屁股擱桌上捻滅了。說道：

『準備好就走，叫大夥努一把力，趕天亮以前到達目的地。』

參謀長把話交待完了。團長接過來問：

『大夥還有什麼困難沒有？病號，身體不好的都搞好了吧？』

這時大夥都說，搞好了。就等下命令走吧。

『好吧，挨着走！』

大夥唿一下站起來，都往門口擠。我實在累的還緩不過來，站在後面。團長在旁邊叫我說：

『馬連長，你請慢點走！』

我轉回頭一看，團長不慌不忙拉過凳子來，請我坐下。我也照着坐下，弄不明白到是啥回事。

團長是個挺會說笑話的人，這時候變得正經起來了。看他那個乾巴臉特別嚴肅。他想了半天才問我：

『你是那一年參加黨？』

我心思：這時候問這幹啥？可是，嘴巴馬上回答：

『三八年。』

團長撇着手指頭數一下，說：

『五年啦！』他說完話，直瞅着我。我都不好意思啦。

我說：

『差不離，就這樣。』

團長打兜裏掏出一包紙烟，還是繳日本鬼子來的好紙烟哩，櫻花牌，錫包的，他給了我一棵，還

劃根洋火給我點了，才點他自己的。他慢慢吐了一口烟，才說：

『馬連長，有一件艱苦的任務交給你。我們酌量了半天，只有你來担任合適。你們剛到還沒休息不是嗎？……』

我馬上搶過去說：

『那倒不要緊。』

團長又說：

『休息是需要的，爲了要戰鬥，足夠的休息是需要的。才剛參謀長說的，你聽明白了吧？』

我聽到這，真急眼了，幹麼團長今天講話繞那麼大個彎呢？奇怪！

他說：

『敵人馬上就要到這地方來了，他們有汽車、騎兵，比我們兩條腿走得快。我們不願跟他拚硬仗，堅決把主力撤退，完了找機會繞到他屁股後去吃掉他！要做到這，就得留一小部份人在這兒迷惑他們，牽制住他們朝前攆咱們的主力。你們就在這扯他的腿。他們人來多少不一定，不過，估計可能是一場猛烈的戰鬥。如果你們打到最後沒法抵抗時，可以換上衣服，變成老百姓，跟他作地下鬭爭，等我們回來！我們一定會回來的。可能就是一場劇烈的戰鬥。看你有什麼話要說的。』

我有什麼話呢？媽的，打仗已經不是今天才開頭了。我說：

『那還有啥說的，幹唄！只是估計守到啥時候能撤？』

『你們就在這一帶村子佈置一道防綫，敵人要來的多，抵不住，就一步一步往後撤。最好能抵抗

到十二點鐘，到那時我們主力就可以走到目的地了。他們要攔也攔不到了。這是咱們整個團的生死關頭，關係重大。全靠你們這一下顯工夫了。」

我說：

「反正我不多說你也知道。你剛才不是問我什麼時候參加黨嗎？我是五年黨齡的黨員，爲着黨，我一定會忠實到底！你放心領大夥走吧。」

團長這會可真彆扭，他站起來又坐下，問：

「可是你沒有什麼話說了嗎？」

我說：

「這樣的吧，要我打死了，你給我在墳上立個碑，說『馬化龍是共產黨員，爲了打日本鬼子死的』就得了。」

團長不哼聲，把他剛打開的那盒紙烟交给了我。還伸開手來，給我拉了半天。說：

「好吧，再見……」

我說：

「放心吧，我還不能那樣容易死的。」

就這樣，我同團長他們分開了。隊伍聯成了好長一綫，大夥都不得吱聲，一個跟一個移動了。我回到自己連隊跟前時候，三排長焦急了，劈頭就問：

「連長，咱們到是怎辦？人家都走光雞巴了。」

我說：

『走吧，大夥跟我來！』

我把大夥領到區政府找地方做飯去了。

有的戰士整不住，嚷嚷起來，有的就問：

『怎麼搞的？咱們不走啦？』

我說：

『剛才大夥不是嚷肚子餓扁了嗎？把飯做好，吃飽了再說。』

這時，我們就在區政府煮的飯，把一部份人派到村外邊東南角的破廟去放了軍士哨。我看大夥都挺圈的，叫他們就在小學校把桌子拚起來當着床，瞇一會。桌子少，我揀到一塊缺了腿的桌面，隨便擱在發潮的屋角。衣服、鞋子也沒脫就躺下了。桌子太短，只好讓半截腿擱在地上。不知道是跳蚤還是臭蟲，把我咬了一身疙疸。才剛走道老要打瞌睡，眼皮有斤來沉，現在到反精神了，睡不成。三排長和九班付，二虎他們也都沒睡，唧唧咕咕聞扯。

九班付說：

『我看這兩天得有一場大仗打！』

二虎問：

『你怎知道？』

九班付說：

『唔。你可別笑話我，我這兩天眼皮可是跳的厲害，一定有什麼大事情了。』

三排長笑着說：

『乖乖隆的咚，照你這一算，你可當參謀長了。』

二虎緊接着問：

『問你：你到是哪一邊眼皮跳？』

九班付說：

『左邊。』

二虎說：

『那你快發財了：左眼跳財，右眼跳災。明個兒打開仗，準是繳挺歪把子機槍了。』

九班付低着聲問：

『打仗？你聽說打誰？』

二虎說：

『打誰還不一樣？咱們前追擊砲還不都是日本鬼子送的。』

這時，一個外號叫『死角』的吳世泰，翻了個身，半醒半睡的咕嚕說：

『得啦吧，什麼雞巴跳災跳財的，你們不睡，人家不睡嗎？』

這一下，聲音才停住了。原來有人在牆角那邊早已打呼嚕了。

等到天才朦朧亮，我就到村邊去看看警戒，觀察觀察地形。一看眼前是一片大平川地，往東南

墩；地邊跟天上連成一塊去了。就在村子近邊才有幾個地方是凸起的黃河舊道的沙礫，梢樹，和墳堆。北邊五六里地方有個小村子，西邊就是通到水口去的大道。我把三排長叫過來，告訴給他的任務。把七班佈置到南邊的樹林一帶去，八班就讓他到南邊的黃河舊道的沙礫。九班就在沙礫後邊的墳堆。我自個帶兩個通訊員在村邊一個倒塌了的小房子安了指揮位置。我正捉摸這場仗是怎麼打，這周圍就是這麼些可利用的梢林，沙礫，墳堆，交通溝，和村落。我們就是這麼二三十人。媽的，今天到我來唱『空城計』啦。我對三排長說了幾條原則：把火力散開，迷惑敵人的目標，節省子彈，拖時間。

我的這兩個通訊員各人有各人的特點：一個叫孫振元，十八歲小伙子，結實的像一頭小牛；另外一個靈巧的跟猴子一個樣。他本姓侯，人家都叫他小侯。

今天天氣灰濛濛的，要颯風砂的樣子。我正瞅瞅雲彩，再看看這一帶附近的村子和道道。突然，打南邊響了一槍，憑我五來年的老經驗，這是六七里地的三八大蓋的聲音。我們都站起來注意聽。緊接着『噠噠』的輕機槍叫了。南面的梢林子擋住了，看不見啥動靜，我對通訊員說：

『孫振元，你去叫三排長加小心，不要隨便暴露目標。』

孫振元把馬步槍往肩上一擡，握緊胸前的槍皮帶，挺利索的奔到前面的梢林去了。

小侯睜開黑黑的眼珠子瞅我，問：

『連長，這回是打孫良誠部隊吧？』

我隨便哼了一聲，順手把盒子槍掏出來，把子子推上膛。

『你怕了吧？』我對小侯問。

小侯把臉一沉，說：

『怕？雞巴毛，我才不怕哪。』

『你今年十九，還是二十？』

『二十少兩歲。唔，連長，我問你，你同我這樣歲數時候也參軍了不是？』我說，我十八歲那年已經穿破好幾套軍衣了。

我們正說着話，『忽隆』猛一下，像打一聲悶雷從東南邊轟起來。

『打砲了！』小侯臉色變青了，順手拉開槍栓。

『別慌！』我站起來往外看看。

聲音又靜了。

這時，太陽快出啦，東面天邊的雲彩發紫啦，老遠的地邊起一道灰白的霧氣。一溜平川地還是平靜的，同小孩睡熟了的脸。我又坐回來，擦我的盒子槍。

過一會，小侯突然扯我的袖子，朝東南面指着說：

『連長，你瞅，前面是人吧？敵人來了！』

前面的確有幾點黑影越來越大了……一會，小侯嚷：

『連長，連長，壞了。是騎兵，你瞅，你瞅！』

『轟隆！』又是一聲砲彈爆炸。

這是敵人的斥候兵了。我叫小侯到七班那裏去，叫他們派兩個人到大堤附近去偵察。這裏的人等敵人再前進時就打槍，瞄準好再打。

小侯剛走不遠，一顆砲彈在一里地附近落下，馬上起了一股灰塵。火藥味嗆鼻子。一會，機槍響起來了。孫振元跑回來結結巴巴的說不成話，說是日本鬼子已經到大堤，快進前面的梢林來了。這時，大堤南邊有好幾個騎兵正要奔西邊來，跑一跑又折回，跑一跑又折回。太陽已經出了地面上來了，像鐵匠爐的鐵塊似的，燒紅了半個天。

敵人騎兵發現了我們的目標的樣子，直奔八班的陣地來，『叭叭』，連放了幾槍。我馬上跑到八班那邊去，叫吳世泰打槍。

『叭！』一下，敵人騎兵站住了。我們又連打了一排槍，敵人退了退。

『這下子可有戲看了！』機槍手二虎樂得說笑話哪。

別人說：

『別騷情了，看，騎兵又來了！』

『叭叭，叭叭叭！』騎兵開槍了。而且一股勁奔來。

『開槍！』我叫一聲。

『呵呵！翻了一個了！』

『叭！』

『兩個人！』

我一看，前面兩匹馬的鞍子掉到肚子下邊去了，拚命奔跑。可是，敵人還是湧上來。二虎楞頭楞腦的湊到他的機槍前，眯起左眼。機槍噠噠叫喚開了……。

『三個了，三個了！』小侯叫。

『狗入的。』二虎抬起頭歇歇。

騎兵往東拐去了。東邊我們的七班的槍又響了起來，馬蹄子又停住。塵土成了旋風，揚起挺老高。

槍子子越來越密了，噠噠的直叫。大砲轟轟的叫喚。老遠的地邊，起了雲一個樣，黑鴉鴉一大片敵人步兵湧來了。我叫機槍手瞄準好。敵人再前進就堅決打！

敵人一步步往前來了。

乒乓乒乓，我們三個地方一打，敵人摸不準我們的陣地到是那兒爲主，四面八方亂七八糟的打起來，到處是槍聲。把敵人打的團團轉。這樣抵抗了一個多鐘頭。最後，他們人來多了，而且他們決定往我們東、南、北三面包圍。我馬上下令，慢慢往後退。

我們順着交通溝退。這溝直往東歇能看到好遠的地方。一個戰士猛一喊：

『汽車，敵人汽車來了！』

一發現汽車，有的新戰士慌了。我的裏腿太緊，乾脆把它解掉，繩在腰上。盒子槍就別在皮帶裏。我在戰士中間來回跑，照顧大夥的情緒。每個人都淌了一臉汗。

汽車接連來了五六輛，車上插的膏藥牌旗子，架的機關槍，氣勢兇兇的向我們面前衝過來。我馬

上命令大夥爬在交通溝邊邊上不讓亂動。看汽車來近了。我喊一聲：

「打！二虎的機槍打！」

機槍，步槍，手榴彈，乒乓打起來了。戰士們的情緒可高了，有的嫌溝裏窄，不好運動，二虎急了，爬上溝邊打機槍。汽車『嗚』一聲，輪子不轉了，敵人從汽車上跳下來，爬在汽車旁邊朝我們這邊開槍。槍聲可熱鬧啦，就跟往年過大年夜放爆竹，把耳朵都震的嗡嗡響。敵人有的死啦，倒掛在車架上，給他們當肉盾牌。

八班的機槍手過來，挺難過的樣子，對我說：

「機槍彈巢崩啦！」

「使步槍打！打！」我說。我自己也掂起另外一個掛了彩的戰士的步槍，緊接着就是打。

「嗚！」第二輛汽車又停住了。敵人又同蛤蟆跳下水似的，跳下來，躲在汽車底下，跟我們抵抗……這下子，不到一兩個鐘頭，這一帶地場就成了泥塘子似的，打得稀爛。我們看看鬼子的包圍圈越來越小了，再繼續下去就吃虧、上當。

突圍！退後一步，到小林莊再抵抗！

我腦瓜子這一閃亮。叫三排長過來，對他說：我們分兩夥人突圍。三排長先帶九班朝北邊的水口衝出去，叫敵人一迷惑，我就領八班和七班朝西衝到小林莊去。三排長依我的命令同九班的同志衝出去了，敵人一亂，我就對七、八班喊：

「同志們跟我衝！」

我領頭跳上交通溝，緊接着扔出去幾個手榴彈，大夥都跟上來了。我又喊：

『大家快跑，到前面小林莊集合！』

我們一股氣直向前面奔去。敵人的馬蹄和子彈在身邊亂成一團。通訊員孫振元『哎呀』一聲，在我身邊倒下了。腦袋淌了一地血，馬上不哼聲了。我哈着腰去抱他，大腿上一麻，膝蓋抬不起來了，血馬上打褲管往下滴。小侯過來挽住我的胳膊說：

『連長，我揹你！』

緊跟着有兩個戰士也過來，一個人一邊架着我的兩隻胳膊往前走。

走不多遠，前面的小墳堆，突然響起一排機槍，呵哈，二三十個敵人在那兒堵住了。戰士們急眼了，馬上扔開手榴彈，手榴彈一個兩個的連接炸開了，烟土大，好比下黃霧，又搞成一團了，分不清敵人。只聽他們豬一樣咕咕的亂叫喚。咱們的戰士有的也掛彩了。我看看離村子還有里把地，得鼓把勁才行啦。這時也忘了腿上的傷口疼，就是要在頭前領着大夥扔一陣手榴彈，打開一條血路。快到村子附近的小凹地，爬着一個鬼子，我瞄了他一下，打他一手槍，他手上的槍一鬆，槍掉到地上來了。旁邊的敵人一驚，一個個往後一退。

『衝呀！』我又喊。大夥猛勁一衝，進到小林莊來了。

小林莊只有四五戶人家的房院。村邊有一道一人高的圍牆，有的地方倒塌了。村外就是平地，可以看到敵人在外面運動。

敵人緊跟我們後邊攆，馬上又把小村子包圍了。

我們一進村，趕緊把彩號拉的拉，抱的抱，安置好了以後，很快佔領了有利的防禦的地形地物。不知什麼時候，小侯也掛彩啦。他睜開眼對我說：

『連長，我掛彩啦！不能招呼你啦，任務不能完成了！』

我把他的馬步槍接過來，安慰他一下。

戰士們瘋一個樣了，嗷嗷叫，把腦袋露在牆頭上架起槍就打。一下子，有一個頭上挨了一傢伙，『哎喲』一聲，昏過了。

我說：

『趕快挖槍眼才行呀。快挖！敵人來就打。不來就別打，子彈不多啦。』

戰士們用刺刀，咬着牙，挖開槍眼，槍聲停了一會。敵人也不敢衝鋒。只是光喊：

『繳槍不殺，』

『繳槍不殺。』

『繳你媽的屎！』二虎恨恨的吐一口唾沫在手上，又繼續挖他的槍眼。

七班副臉色怪難看，跑過來對我低聲說：

『這怎麼辦？』

我拉他到一邊去，對他說：事情已經是這樣了。我們掩護了主力退却，保證了主力不受損失，咱們就算犧牲了也是光榮的。叫大夥堅決打，要死就死在一塊堆，讓敵人抓去，那就太虧人啦！

『中！死咱們就死在一起！』七班副轉回身走到牆跟前去。

人到這節骨眼，也沒啥可怕的了。我一尋思，我是個黨員，爲了黨，死，就像去完成一件工作任务似的。沒想到有啥難過。倒是一心想怎樣多打死幾個敵人，沒有想自己會死。可是，也奇怪，我却打掛包掏出一本油印的『黨建』，一本『中國革命問題』，想把它們扯了，又捨不得。是的，真捨不得！這幾年來我是被這些黨的文件，把思想搞通，使我一心一意爲黨奮鬥。但事到如今，只好用刺刀挖了個小坑，把它埋了。才埋好，一個戰士叫：

『連長，來，你來看。』

我腿上有點疼了，一拐一拐走到他剛挖好的槍眼旁邊去。七班長指着外邊的敵人說：

『那不是嗎？那脖子圍塊紅布的，是當官吧？』

『是，當官的。』我一邊回了他一句，一邊瞭望外邊敵人。敵人也正在準備火力再向我們衝鋒的樣子。

七班長一聲不哼，掂起身邊兩顆手榴彈插在腰帶上，拿起槍，順牆跳出去，邁開腳碼，撲到那個掛紅領章的小官跟前，一連扔了兩顆手榴彈，地上震動起來。那個紅脖子一幌，等到炸彈揚起的灰塵吹散了，看到交通溝邊上倒豎起兩條腿，腳上的皮鞋釘子朝太陽發亮。戰士們都高興的叫：

『打死啦，打死啦！』

有的人眼睛都樂的淌出淚來了。

可是，敵人機槍和步槍集中火力往七班長猛掃。七班長倒了！這下敵人更加發狠了：砲彈在房頂和院裏爆炸，加上衝鋒號，人聲，槍聲響成一片。鬼子不要命的衝來了，朝牆上跳，爬，跑……可熱

鬧了。我急眼了，直喊：

『打死他！狗入的，打！』

戰士們也嗷嗷的叫開了：

『同志們，咱們豁出命來了，拚吧！』

『來啦，來啦！』

『打，狠狠的打！』

『打死他，消滅乾……』

聲音叫的亂七八糟，打的也亂七八糟。大夥都咬着牙，恨恨的叫，眼睛都鼓得發紅了。

鬼子猛一下，洩了氣了。沒有人再繼續來了。牆外面躺下一二十付屍骸，有的躺在地上哼呵的叫喚。

八班長說：

『我要衝！』他拿了兩三顆手榴彈跳出去。

旁邊吳世泰跟另外一個戰士緊跟着也說：

『我去！』

我還來不及阻攔，他們已經翻過牆去了。剛一出去，鬼子的步槍，『叭！』一聲，打中了八班長的腦蓋，白裏摻紅的腦漿濺回牆上來。吳世泰他兩個一氣衝了十幾步，打完了手榴彈，也倒在敵人火網裏了。

我看這樣拚法不上算。看看才剩下四五個人了。子彈也不多了。再呆下去就要吃大虧。趁着敵人歇氣，我就領大夥趕快轉移到另一個房院來。

這是三間大瓦房，有一個寬敞的大院套。屋裏空空的，老百姓準是『堅壁』（註一）走了。本來我是打算照團長指示的話，化裝老百姓。可是，老百姓把啥都『堅壁』完了，撈不到衣服換。有的找地窖又找不着。大夥口乾的想喝口水，也找不到。

這時，看看窗口的日頭，快到晌午了。我心思：咱們主力現在該到目的地了吧？我們是完成了任務了。完成了任務，犧牲也就犧牲……。我一想到這地方，心可就放寬了。戰士們把衣服裏腿扯下來，把掛彩的地方紮上。稍微休息一下。這下子我記起團長給的一包紙烟，我分給戰士一人一支抽起來。團長的乾巴臉，他最後同我說的話，又在我腦裏出現：『你是那一年參加黨？』團長的這句話又在我耳朵邊響。我瞅了瞅大夥，大夥都是一樣，沉住氣，準備拚命的神氣。

二虎把機槍拿過來說：這傢伙沒子了，怎辦？大夥都同意把它『堅壁』起來。可是那麼大一轆轤不好攔到那兒去？後來有人說，把它的零件都卸了，埋到牛圈的糞底下去。

『對囉！就這麼的吧！』二虎說。

大夥馬上動手動脚，把機槍卸了，又用手去扒牛糞。誰提醒一句說：

『咱們給牆上畫個記號，將來咱們回來，記得把它起出來。』

『對，我來畫。』二虎馬溜跳起來，拿他的刺刀在掛滿場灰的牆上畫個大公雞。完了，他笑着說：

『大夥記着：在這公雞下面有蛋！』

把機槍埋完了。我就叫大夥把剩下的手榴彈揭開蓋，準備好。鬼子要進來，先把他炸死。最後，沒辦法再炸死自己，死也不做俘虜。我的話還沒落音，馬上就有人說：

『王八才做俘虜。咱們活就活得榮耀，死也死的英勇！誰要做俘虜就不是人養的！』

『別嚷嚷啦，敵人來啦！』有一個戰士一邊捏緊手榴彈，死死的盯住門縫。門縫正對着院子。有兩個鬼子並排走進來搜索我們了。

『叭，叭！』

七班副和另外一個戰士把槍擱在窗格子上，連打了兩下。

『好，都倒了，狗入的！』有人叫。

敵人的屍骸躺在院子當央，有一個還抽筋一樣動一動，血道道打肚子上淌出來沾了一大片。他們的槍扔在一邊。二虎才想出去把他們的槍取回來，汽車嗚嗚的開進來了。另外一個戰士把二虎一揪，右手順着一扔，手榴彈轟一聲，正在車頭開了花，一陣烟把什麼都蒙上了。我們抬頭一瞧，外面一陣喊殺喊打，轟轟隆隆的響起來，屋子直打哆嗦。咱們大夥眼睛發直，都不哼氣。緊握住手榴彈，沒有手榴彈的就緊握着刺刀。直敲門縫。院裏的汽車燒起一股汽油味。

撲嗤一聲，一個砲彈打進門窗來，冒了一屋子藍烟。馬上，一股辣辣的像芥末氣味刺人鼻子，一下子頭暈，直咳嗽，呼吸特別困難……。

大夥一個一個暈倒了。

我醒來時候，一看，只剩下我跟二虎兩個人了。一個穿黑緞大褂，日本皮帽子的漢奸，手拿短槍看着咱們。他回頭看了看左近沒有人，才小聲對我說：

『你們打的真堅決！』

我沒哼，二虎狠狠的瞪他一眼。

這時我才看到褲腿都叫血糊了，就像叫狗咬，一陣一陣疼的不能說啦。外邊還聽到一聲兩聲槍響。是不是三排長他們還在抵抗？興許是民兵打來啦？……腦裏盡是胡思亂想。一個小鬼子手裏抓來三四個小雞，氣勢兇兇的對漢奸嘰嘰呱呱說話，完了，漢奸支使我說：

『走，到外面去！』

我的腿都軟不拉之的啦，提也提不起，那能走？小鬼子拿腳踢我，叫我往外爬。我真想給他一脚，可是，一動，血又往外淌。媽呀，今天算我倒邪霉，可是，要不死，瞧以後的吧！我心裏就是不服氣。二虎也氣虎虎的鼓起眼睛。他一臉全是血道道，不知道血打那兒流下來的。

到圍牆外邊來一看，地上都是死人。路膊上都帶孝似的，掛個膏藥的臂章。一個圍着紅布的死人也叫小鬼子抬來了。二虎對我說：『這是七班長打的！』小鬼子好像老鄉們收瓜似的，把死人一個一個往汽車搬。汽車夫跑來跑去修理車，挺焦急的樣子。

太陽已經往西南斜了。『晌午過了罷！』我想到這，心裏鬆快一下。今天正颯開風砂，太陽像蒙上一層紗布的燈籠，黃黃的。村子叫糟踏的不成樣子了：燒一堆破爛似的，冒起烟火，一股一股腥臭味，嗆鼻子。一隻老母猪打野地跑回來，準是叫老鄉趕走又逃回來的了。鬼子『叭』一槍，把它打倒了，肚子流出血花的腸子。旁的鬼子伸開拇指，拍大腿，咕咕唧唧叫好。

一個挎刀子的官，手上拿個小本子過來，咕咕唧唧的說。完了，那個穿黑緞大褂的漢奸對我叫喚：『走，走！』

旁邊幾個鬼子過來把我同二虎連拉帶推到村北頭的一棵柳樹底下去。那兒有個土坑。鬼子抽出刀子叫我跪下。我心裏：死都要死了，不跪他能怎的？我硬是站住不動，二虎也是木樁子似的站着。鬼子的刀在我後尾一幌，唰一聲落在我脖子上，涼涼的，耳朶嗡一下，眼睛一黑，冒了火星。心思：這下『革命成功』——完了！可是，一睜開眼，坑還是在眼前，二虎還是老樣子：木樁子似的站着。怪了，我的脖子成了鋼的了，鬼子的刀子吃不住？掛洋刀子的鬼子官跑來，說了兩句鬼話。兩個鬼子生了氣，把我推回來，往汽車拉。用裹腿把我兩隻胳膊綁起來。鬼子同漢奸又來問：

『你們的人都往那兒跑了的？』

我心裏：這可來門了，原來是想問我要『這個』！見你們的鬼吧。我瞪他們一眼，不哼。鬼子又對漢奸說了兩句，漢奸又問：

『你們的人都往那兒跑了的？』

『不知道！』我說了一句。

『你怎麼不知道？』

『我是個新兵知道啥？』

鬼子可氣急了，把嘴上的紙烟使勁一扔，又咕咕的對漢奸說，漢奸挺恭恭敬敬的注意聽，完了，對我們吓唬說：

『你們不說還是拉到那地方去！』他指了指剛才那個坑。

我說：

『去就去，怕你？』

漢奸看看我，搖搖頭。轉回頭來問二虎說：

『你知道他是幹啥的？』

二虎不急不忙的說：

『才剛他自個不是說了嗎？是新兵唄！』

『新兵？他是當官你不知道？』

『不知道，不知道！』二虎瘋了一個樣直喊。

鬼子拿手朝二虎拍一下，二虎頭一幌，耳朵上挨了一把。我上來火了，就是手脚都不能動彈。

不多會，汽車嗚嗚開走了。回頭看，小林莊還冒烟，『七班長他們的屍首，老鄉們等會來埋葬他們的！』我這麼一想才好受些。可是，二虎的眼倒是發紅了。我說：

『哭牠個卵，不死還要幹牠一傢伙！』

汽車開出去不多遠，前面搖幌旗子，停住了。

突嚕！地雷炸開了。漢奸和鬼子的臉刷一下都發了青。二虎笑了笑，我們交換了個眼色。

汽車繞了老半天道，好像不能照他們預定到達的目的地。天黑時候，才勉強在一個村子住下了。看他們的臉色就知道戰鬥沒有結束，不準定是民兵還是我們的主力，打到他們屁股來了，鬼子慌裏慌張亂殺村上老鄉們的豬。豬毛也沒來得及刮，就拿洋刀往豬屁股挖一大口，割下一大塊一大塊肉往鍋裏煮，煮南瓜一個樣。完了，就拚命塞。老鄉的糧都『堅壁』到山地裏去了，鬼子只好啃乾糧。

我跟二虎兩人住一間東下屋。這村老百姓沒全跑，西下屋和正屋都有人來回走。開頭鬼子在我們門口看着，後來到什麼地方喝酒去了，漢奸走進走出，不知弄啥名堂。二虎提醒我說：

『走吧！』

我想，可也對。不過，這時候還早，等半夜他們都睡的爛熟了再走。二虎還說，仔細瞅他們的武器往那擱，出去時撈他一支槍，他要攆來就給他一傢伙！我們正在商量，漢奸和兩個鬼子一身酒氣，拿來一碗他們吃剩的雞骨頭和肥豬肉，幾塊窩窩頭叫我們吃。我把碗接過來，嘩啦，摔了一地。他們醉了，瘋瘋顛顛的也不說話。

穿黑緞大褂的漢奸熊一樣蹲在床上吸烟。媽的，他可是窮潤，一支又一支的接着抽，老沒個斷似的，眼珠子跟貓頭鷹一個樣。我們都不睬他。他眯起一隻豬眼睛瞅我半天，問：

『小連副，你會唱打日本歌不會？』

我說：

『打日本能不會唱打日本歌子？』

『唱一支聽聽！』

『斃我的時候再唱。』

『你這雞巴小連副混蛋透啦！』

另外一個漢奸在旁插了一句說：

『拉倒吧，他們八路的腦瓜子壞了，改造不過來的。』

等漢奸都出去了，二虎小聲對我說：

『咱們對漢奸的態度較好一點也要得，你太硬了。』

『雞巴毛，對這些王八蛋還講客氣？』

『我看等會他們準是給咱們來一傢伙！』

『來什麼吧？』

『還不是要口供嗎？要不，幹麼今天不把咱們填坑？』

二虎這一說，倒是叫我想到的事情嚴重起來。我不說話，直盯了二虎一陣。他人挺機靈，馬上說：

『放心，我二虎決不能沒有良心的人。』

我的心一軟，覺得同志們一塊堆戰鬪那麼些年，話說的：『打虎不離親兄弟』，可是，咱們革命

同志比親兄弟還親是不是。我拉起二虎的手來，好一會說不出話。我這才看他臉上的血道道是他頭上叫子彈擦破了一塊皮，頭髮還黏了一片血。他是抗戰第三年以後參加的，老家是山東，性情就是道地

的山東人的直爽勁。打開仗就是個猛。

天一說黑馬上就黑下來了。這村子一到下晚就同棺木落了坑似的，什麼都靜了。只有牲口有時噴鼻子突突的響。窗外面院裏一片冷清清的月亮。說不上是鬼子還是那個穿黑緞大褂的漢奸，他呼嚕呼嚕打開扉了。二虎說：

『鞋底抹油，咱倆溜吧！』

我還來不及說啥，猛一下，窗下有輕輕的脚步響，緊接着就是窗紙突進來一根棍子一樣的東西，木棍子挺短，卜一聲掉地上了。二虎緊忙撿起來，湊到窗邊的亮地一瞅：

『呵，地瓜！』二虎可樂壞了。就像小孩從母親手裏拿到糖菓似的。

跟後尾又是卜卜好幾個往下掉，外邊的脚步跟貓一個樣輕輕的溜掉了。我打破紙洞瞅見一個小黑影在屋拐角幌了一下。

我把地瓜撿起來，比打勝仗得到表揚還樂哪！二虎在平常時候鐵蛋一個樣，像今早上打成那樣劇烈他怎的也不怎的，現在倒反淌了一泡眼淚，對我說：

『連長，老鄉這份恩情，咱們就打死也不寬了！』

咱倆吃的可香啦，從來也沒有嘗到過這樣甜的地瓜。咱們正在吃哪，叮噹，一隻腳把門踢開了。一道閃亮的電棒往屋裏掃射了一圈。一個鬼子同漢奸進來了。漢奸貓頭鷹似的眼挺尖，一眼就看到我們的動作了。二虎把手藏在背後，鬼子挺橫，一手扭轉他，把他手上的地瓜就朝他臉上抹，二虎一動不動成了金剛一個樣，一臉全是稀爛的地瓜。

鬼子把他肩上搖了幾搖。漢奸在後尾吆喝：

『走，走！』

二虎叫他們半推半拉出去了。

『該叫斃了吧？』我直哆嗦，也不知怎回事，這時候胆子倒變怯了。手裏的地瓜也顧不得吃了。把耳朵貼到窗邊邊上聽槍響，可是，四外靜得叫人發抖。一股風吹的涼絲絲的在脊背上像蟲子爬。天上一片雲彩也沒有，老遠地方轟隆轟隆好像打砲。可是，再往細聽，又聽不見了。怕是今早上留在耳邊的聲音吧？還是咱們主力繞到鬼子的屁股來了呢？說不準是民兵打地堡去啦？我一腦子就胡想這胡想那的。

『哎呀！』

一聲慘叫，好像炸開了半邊天似的，把我的心也要撕開了半個，手一鬆，地瓜掉到地上了。

哨兵狗熊似的在院裏來回走。我心一橫，要出去把他撩倒，拿過槍來就蹶。可是，我的老天爺，一提開腿，可疼的像貓咬。兩手一握，呵呀，腿粗啦！水桶一個樣啦！『我入他奶奶！』心可火了，罵也不解恨。

『哎呀！』

又是一聲，叫的悽慘極了。我尋思：二虎遭罪了！這幫傢伙可不是人養。要能用牙咬，真想咬死他這些王八蛋！

不多一會，我也叫兩個鬼子推推拉拉到另外一間屋子來了。這屋準是個老財，屋裏滿乾淨，牆上

又是鏡子又是畫片，花花綠綠。屋當間吊着個點石油的白磁燈罩，捻子捻的老高，屋子照的通亮。兩個鬼子官坐在桌邊，正歇桌上的地圖犯愁哩，烟捲和茶水都沒工夫用似的，兩碗茶都滿滿的，涼了都沒人動過的樣子。

兩個鬼子兵叫了一聲，對兩個官敬個禮，就分兩邊站在我左右。一個有仁丹鬚鬚的軍官瞪了旁邊的漢奸一眼，漢奸馬溜站起來，湊近跟前去聽吩咐。鬼子咕嚕咕嚕的說，漢奸就對我發問：

『你叫什麼名字？』

『馬化龍。』

底下他又問什麼地方人，幾歲。

『你當過什麼職務？』漢奸問。

『當兵。』

仁丹鬚鬚的鬼子眩暈了一聲。

我睬也不睬他。

另外鬼子對漢奸說了句什麼，漢奸點點頭，對我說：

『你們有多少部隊？都往那走了？』

『不知道！』

『怎麼不知道？』

『不知道就不知道！』

鬼子官又吆喝了一聲，好像說：『混蛋！給我打！』

兩個鬼子兵，立刻抽出皮帶來，嘩嘩叭叭給我抽了好幾下。我的臉、腦袋、背上，全麻了。

鬼子官又咕嚕咕嚕說了兩句。

漢奸低聲對我說：

『老鄉，你瞅你後面的吧，看你挺不住哩！』

這時我才轉回來一瞅，哎呀，老天爺，二虎兩手叫綁起來，掛在門邊上，臉上青一塊紅一塊。漢奸看我不哼，大聲叫：

『喂，說不說真話？』

我咬了牙，決定再不哼了，看他咬我個卵。

一個鬼子到二虎背後去，把繩子一拉，腳跟離地一尺來高，二虎拚命壓住氣，哼也不哼。眼睛却冒火似的瞅我。我對他交換了個眼色。

漢奸討厭透了，又過來說：

『說不說？不說就——』

我瞪他一眼。

『揍！』

這下，叮噹，什麼都來了。皮帶、拳頭、槍尖、皮鞋，上上下下，插鼓一樣……

我給推倒了，可是，我成了啞吧，一句話也不說。我心思：看你咬我個卵！我越想越發上火，越上

火越不理他那一套，我就是拿定主意：不哼！

一個鬼子拿來了繩子，把我拉拉扯扯的，要綁了，仁丹鬚鬚的鬼子軍官又咕嚕說了啥，他才又停住，另一個鬼子出門去。

二虎還是掛在門邊，死了一個樣了。

這時，部隊上同志們的臉一個一個的都來我腦裏出現：平時鬧着玩的笑臉，工作時候認真埋頭苦幹的樣子，戰鬥時候的英勇衝殺……還有咱們好多房東的老太婆，小孩……。接着，司令員也出現了，他的湖南口音說：

『我們要戰鬥下去！我們堅決吃掉他！』

這話在耳邊嗡嗡的響，好像他就在我眼前，就在村外邊對着部隊講話。完了，我一閉眼，團長昨晚對我說話的情景，他問我：『你什麼時候參加黨了？』的那句話又活現在眼裏。是的，我是共產黨員！共產黨員應該保持光榮的傳統，英勇奮鬥到底！我心這樣一想。可是，睜開眼一瞅，却見二虎掛在門邊，他也睜開眼來，兩個眼光碰上了，我們都好像有共同的意思說：

『堅決不能投降！』

鬼子拿一把什麼東西往桌上放。鬼子官對漢奸使了個眼色，漢奸過來把我推到桌邊去，說：

『你瞧，這是啥？你就老實說了得囉！』

我一瞅，哎呀，我的媽呀，這是一包大頭針！我咬了咬嘴唇，頭有點發暈。

仁丹鬚鬚鬼子見我不響，把桌一拍，大頭針都叫拍散了，茶水洒了出來，把地圖濺濕一大片。兩

個鬼子兵馬上抓我兩隻手，用細繩子把兩個大拇指並在一起綁緊，拿兩根針插進指甲上來了，拿起刺刀準備要往針頭上打！

『真是不說話嗎？』漢奸問。

我不哼。

拍！一個鬼子給我一個巴掌。

桌邊的兩個官一起咕咕唧唧說了。

兩個鬼子兵就舉起刺刀往針頭上一打……我的媽呀！心口像叫插上一刀似的，我把牙一咬，兩眼發黑，直冒火星，全身疼的麻了，什麼也不知道了。

但是，我沒有死。

三

第二天，天才發亮，我們又叫拉到汽車上，往南邊運走了。晌午，在一個村子歇一會。老鄉們來看我們，有的看鬼子沒注意，打兜裏掏出黃米麵饅饅往車上擲。我們揀起來看了又看，當寶貝似的捨不得吃。幾個老太婆站在屋邊瞅我們。二虎眼裏發紅了，我也一陣心軟，挺不自在的。那個漢奸一窺手提一罐開水，另一隻手抓幾張煎餅回轉來，把圍在左近的老鄉趕走。瞪開眼珠子，朝咱倆哼：

『要俄就吃吧！』

他的心可真使得出來，把煎餅往全是泥土的車板上一扔，隨你愛吃不吃。他自個掉轉頭，找洋火抽烟捲去了。

二虎兩隻胳膊昨晚叫綁得不能動彈了；我的兩隻拇指頭腫的木郎頭似的，也不好動。

漢奸回頭瞅我們，把烟捲屁股一扔，說：

『你們要給誰守老呀？傻瓜！』

鬼子吃飽了，一個一個跳上汽車。車一開，罐裏的水一晃蕩，溢出來濺了鬼子的褲腿，他就順手把罐往車外一擲。我回頭瞅，一個老鄉在後面揀起破了的罐子，恨恨的直戳車上這幫畜生。

汽車直朝南開，到鐵路上一個站等了有點把鐘，火車來了，才上的火車，往西邊開走。

幾天沒睡覺，坐上火車箱來，一下子就迷迷糊糊的睡着了。到我給鬼子踢了一腳醒過來時，一看，天好像變低了，星星就在眼前閃亮似的。再揉揉眼睛細瞅，才知道到了一個大地方了，這星星都是電燈。等我出了車箱，到車台來看，站牌子寫『洛陽』兩個字，下邊還橫寫一道洋文。二十多個鬼子，車上車下來回串，不知找啥，一個當官的咕嘟的直罵。後尾一個鬼子找來一根繩子把二虎綁上了。拿繩頭拴住我的一隻胳膊。完了就趕咱倆人走。漢奸不來了。他媽巴子，他走的挺快，我的腿掛彩不是嗎？拖都拖不動了，鬼子還狠狠的給槍托搥兩下。後尾實在走不動了，他們才叫一輛三輪洋車讓我坐上。鬼子不讓車夫快跑。走了一段路，車夫才小聲偷偷問我說：

『你們是那一部分隊伍？』

『八路！』我回答。

老鄉又問：

『現在外面怎麼回事？』

我說：

『外面八路多着哩，敵着吧，再過兩年鬼子就該回他老家啦！』

老鄉一邊踏着他的洋車，一邊又問：

『八路爲窮人打天下不是嗎？早來吧，咱們這日子過不下去啦！』

說到這地方時候，叫後頭一個鬼子聽到了，他跑上兩步，吆喝一聲說：

『喂喂，你的不要跟他的說話，他的腦筋壞了的！』

車夫馬上不哼了，把脚加快踏，鬼子又喊：

『喂喂，你的慢慢的。』

鬼子有會說中國話的哩，難怪不要翻譯的漢奸跟來了。

我的車子拐到熱鬧的大街來了。電燈亮的直閃眼，館子放的盡是肉香酒味，汽車波波的直叫喚，日本娘們窈窕一個樣，穿的花花綠綠的，背上還揹個背兜，拖木屐子，遊遊蕩蕩，另外有些要飯的在街頭向路過的潤太太伸開手叫喚：

『大娘，小姐，奶奶呀，好心可憐我呀……』

潤太太，小姐理也不理的過去了。我心思，這個真他媽的鬼世界了。猛一下，兩個小學生一準是看我們的衣服特別，攆到我後尾來問：

「你們是什麼隊伍？」

我大聲說：

「八路！」

小學生樂的拍手說：

「好隊伍，打鬼子的！」

鬼子氣勢兇兇的伸手去想揍那兩三個小孩。他們跑到一邊去，還是跟着我的車走，直駛我和二虎。鬼子對他們說：

「他的腦子壞了的，不好，不好的。」

小孩子頑皮的對鬼子撅嘴，做個鬼臉，跑了。

又走了一段路，一個鬼子攆上來咕嚕說了兩句話，車夫好像懂得這兩句鬼子話，把車往右邊街口拐過去。朝前走，街道就冷清清了。隔不老遠才有一盞發黃的路燈。風一吹，電綫上呼呼的直響。我尋思：「電綫上正說話吧？咱們部隊現在可能繞到敵人屁股後了，說不定咱們政委跟延安毛主席通電報呢！」我就胡亂想想那。這時覺得冷了。這大概是到城外了吧，一長溜都沒有房子，較遠的地場還有狗咬。

不多會，前面一個黑洞洞的大門，像個鬼怪蹲着，張開個口，要把人吞吃似的。車夫停下了。我坐了老半天，腳麻酥酥的，不好動彈，二虎過來架着我走進這個漆黑的門洞。

院裏一股陰森森，兩邊是兩排房子，兩三個鬼子哨兵來回走。有時聽到咳嗽嘆氣的。我在砲火中死去活來的幹了那麼些年了，還有啥怕頭呢？可是，說真心話，當時不知那來的心情，竟是哆嗦起

來，說不出怎個味道。

兩個看守的更夫提來一盞馬燈。一個年輕的把燈稍爲提高，照了照我的臉，細聲問：

『你們是那一份隊伍？』

我說八路軍。他驚訝起來，好像覺得挺稀罕，又把燈湊近我和二虎臉上照了照。又問：

『真的嗎？』

說不上他這是好意呢？還是壞心眼。另外一個老頭攔住他說：

『小點聲，胡說啥？走吧！』

鬼子催我同二虎跟這馬燈走進左邊那排監房去。我一歇，門上釘一塊牌子，上邊寫：『1071』。

更夫打開鎖，鬼子用腳踢開門，把我和二虎使勁往裏一推，門哇噠一聲，落了鎖了。

二虎還傻里傻氣的問我：

『這是監房吧？』

『不是監房，你心思他還叫咱們住旅館嗎？』我說。

這是一間一間小房，用磚牆開開。門板上挖一個碗口大的小洞，房後邊牆上開個鐵格子的小窗戶；窗紙破了，風呼呼直往裏灌。牆根有個小便窟窿，一股尿騷味嗆鼻子，地上束一把西一把稻草撒了一地；還有兩三塊磚頭，大概先前人家拿來當枕頭用，右邊的隔壁上，誰給揭開一塊磚，通了一個洞，能看到隔壁房子。那邊有人低聲講話，還有咳嗽咳嗽的哼哼。牆上全是雞爪印一樣的鼻涕，也有歪嘴歪臉的小人，還有束一句西一句的詩。當間記得有兩句說：

「身在曹營心在漢，鐵塔想壓精神難上難。」

另外還有：

「打倒日本，共產×萬歲」。黨字模糊不清，不知誰把它抹了。

更夫照看了一下，把燈拿走了。二虎追着問：

「喂，咱們還沒吃飯哩！」

「沒吃就餓一晚唄，明天有你一份口糧！」老更夫囁嚅兩句走了。

「媽媽的！」二虎罵了一句，坐到磚頭上來了。

門洞裏最後一縷光亮馬上沒了，眼前一片漆黑，二虎伸過手來摸摸我的手，問：

「連長！」

我說：

「往後叫我老馬吧，」

二虎停了一會才說：

「唔？……對！」

鐵柵的破紙刷刷的發響，涼氣從背脊爬到頭頂來，我們縮成一團，兩人緊抱着想暖和些。隔壁忽一下，「哎喲」叫了一聲。二虎又叫我：

「連……唔，老馬，要不是——這時候正是咱們的好機會了！」

我隨便哼一聲。二虎以爲我的彩重了，馬上又改了口氣，關心的問：

『你的彩疼不？』

我怎麼說呢？就是痛，可是叫二虎這一問，再痛也忘了。

第二天，才亮天我再也睡不着了。起來把頭伸出門洞去，獸外邊到是啥樣？走廊一個鬼子兵像一隻餓狗，來回走。對面一排房子，一個一個都打洞口伸出腦袋來瞰。都是又長又亂的頭髮，臉黃黃的，眼窩又深又大。二虎拉我往通右邊的小洞口指劃着說：

『你瞧，多慘！』

我湊合上去，把腦袋頂到隔壁那破洞洞去，那邊屋有四五個人，好像都得病；有一個躺着，腰裏黏了一大片血，哼哼唧唧，老也不停，牙齒全露在外頭，都沒氣把嘴閉住了。

一會，院裏來一幫人，老百姓模樣，可是，全穿的犯人號衣。他們有提裝着開水的鐵桶的，有在手中裏包十多支紙烟。好像火車站賣零食似的。

我兩天沒喝上一口水了，口乾的要死。我向提開水罐子的招招手，他們一哄都來了，五六個都往我這小洞擠。我問他們要多少錢一碗？摸摸兜裏，這才發覺票子前天在小林莊撕掉了，沒有錢，那能拿老百姓東西呢？我一下懊糟起來。二虎倒機靈，他把脖子上一條發黑的新手巾拉下來，給了賣開水的，換了兩碗水。這可是蜂蜜一個樣，咕嘟一口氣喝光了。老鄉看我們還不解渴，又自動多給一碗，我跟二虎一人喝了一半。

老鄉告訴我們：他們也是犯人——是叫鬼子打四鄉抓來的。他們說，這裏邊可不得了，前些日子這地方盡是抓來的老鄉，年輕小伙，都叫鬼子挑揀送到東北下煤窖去了。他們這十幾個人歲數大了，

叫挑剩下來的；白天可以讓在這裏邊賣開水紙烟，下晚又叫進監房去。他們說，回家去也撈不到吃，這幾年又是水澇，又是旱，再開蝗災，完了加上湯恩伯的『種殃』軍一糟踐，真是『水旱蝗湯』，把河南老百姓鬧的沒法過了。這下子又來了鬼子……，可是馬尾穿豆腐，沒法提啦。

有人就問我是那一部份？我說是八路军。他們很奇怪，半信不信的直瞪我老半天。一個老頭，鬚鬚都花白了，他賣的紙烟，戴一頂破毡帽，說：

『不能吧？人說八路是神兵神將，那能叫抓嘛？』

二虎說：

『咱們是把子彈打沒了，叫鬼子使喚毒瓦斯蒙住啦。』

這一說，老鄉都嘔咕起來。有的說：

『可是嗎？』

二虎趁勢就宣傳開了，說咱們一個排怎麼抵住了鬼子一個團的進攻，把鬼子都打死了不老少……。那位老頭越聽越發感動似的，他擠到我們洞口來，小聲說：

『你們說話可要小心呵！』

日本鬼子來了，老鄉跟小雞看到老鷹似的，都吓的走散了。我跟二虎也蹲下來，鬼子拿槍上的刺刀順洞口一戳，完了再鑽進頭來瞅了瞅，氣鬼鬼的走了。他的皮鞋篤篤的發響。

皮鞋的聲音走遠了。二虎站起來湊到隔壁的洞口去，問：

『老鄉，你們府上是那地方？』

有人回答：

「咱們是河南懷德府。老鄉，你是那？」

這告訴他們說，我們兩個是八路軍。他們幾個就同時呵一聲，站起來靠近洞口要譙我和二虎。我也站起來看他們。我問他們那個騎着的彩號，是怎麼回事？他們說：他叫鬼子抓到半道上，逃跑了，叫鬼子打槍打的，怕不得好了。我說：

「老鄉，大夥得團結一條心才抵得住鬼子哪！」

老鄉「嗯」了一聲，好像不大懂我的意思。有一個問：

「聽說你們邊區（註二）地方可好了！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二虎又宣傳開了。我的腿疼，站不多時候就得蹲下來。只聽二虎正說的時候，老鄉們插上嘴說：

「是的，聽說你們那邊軍民講平等，豐衣足食什麼的。」

有的就說：

「那是，不假！」

「實在！」

.....

到開飯時候，老監手給提來一桶白開水煮的大豆，一個屋一個屋的分。我同二虎沒碗盛，只好讓他一碗一碗打洞口往我們衣襟倒。完了我們兩人就用手一抓一抓往嘴裏塞。幾天沒吃了，這會就是沒油沒鹽的白水煮豆子也吃的挺香。

吃過飯稍停一會，一個老監手進來叫我們去上藥，後邊還有一個拿槍的鬼子跟着。到衛生所那邊，有兩個穿白衣服，說不上是大夫還是衛生員。旁邊還有一個翻譯。一個年輕的穿白衣服的人，過來看了看我的褲腿黏了一片血，眉眼一皺。他媽的巴子，嫌髒哩！他拿剪子把我的褲腿全鉸了。用溫水給傷口洗了一下，完了拿鑷子夾上藥棉塞進傷口使勁攪了一傢伙，翻譯的漢奸看都不敢走出去了。我咬牙挺着也不哼，可是冒了一頭冷汗。一會漢奸進來，問：

「痛不痛？」

我瞪他一眼，反問他：

「你瞧痛不痛？」

他說：

「你真中！」

我心想，王八蛋你倒會說風涼話。

二虎的彩快收口了，鬼子只給他洗了洗，紮上一小塊膠布。我却叫他把剩下那半節的褲腿挽上，把大腿紮了一大堆繃帶。完了，漢奸對我假笑，說：

「怎樣？好好養着吧？」

我心思：「這傢伙準是來收買人心了？嚇，去你媽的吧，你瞎了眼啦。好好養，還要你吩咐哪？我要不死，磚頭也要砸死你狗入的一兩個。」

上藥回來，我和二虎就靠着牆蹲着。這幾天緊張的過勁了，二虎一下子就呼呼的睡了。我自個也

不知啥時候迷糊的謎了一會。等我醒過來，一獸門洞口有一個人探頭探腦的，眼睛直直的瞅着我同二虎，好像要說什麼話。我站起來，湊上去一看，原來是今早上那個賣紙烟的老頭。他往左右看了看，沒有人，才壓着嗓門，問：

『你倆真是八路不是？』

我覺得奇怪，問他：

『你打聽幹麼？』

老頭又看了看左右才說：他有個大兒子也參加八路了。漢奸告訴鬼子說他家通八路，把他和他的二小子抓到這來。二小子在前一個月叫送到關東去了。他問我見不見過他的大兒子？他的兒子是高高個，眼眉梢有顆紅痣。我說，咱們八路部隊大，人多，不容易遇上。不道，將來要出去了，一準替他留心打聽，打聽。老頭說：

『我那個兒子叫張振華。你要真遇上了，千萬……』

老頭認真的交待着我。態度一下子高興起來。他是賣的紙烟，可是，他知道我需要開水，馬上去替我弄來一瓦盆開水。

打那以後，我看他是老老實實一個人，也就想在他口裏打聽這監獄裏情形。他說這裏透都是抓來做勞工的老鄉，來不幾天都得送到關東去下煤窖。管的倒不怎麼嚴，也有能逃掉的……。

到半夜，隔壁的那個傷號哼叫把我弄醒了。他一叫，就像我自己傷口疼似的，心裏挺難受。他上氣不接下氣的哼：

『我真不中了，你們記得給我捎個信，我……』

他咬牙切齒的，話說得含糊不清，不多一會，好像就落了氣了。隔壁的人唧唧喳喳，有嘆氣的，有發狠的，有哭的。

『什麼事？』二虎醒過來問我。

我對他說了，他自己也聽了一會，說：

『鬼子總會有一天得報應的。』

我說：

『什麼報應不報應，你可是迷信腦瓜。』

二虎說：

『不叫報應也一樣，反正有一天得翻個個，你等着瞧吧！』

這時候靜極了。只聽到風吹窗口糊的破紙颼颼發響。不知怎麼搞的，我就老鬧不上眼皮了。東想西想：一個共產黨員，該時時刻刻記住敵人在敵人身前，不是敵人消滅我，就是我消滅敵人，當間沒有第二條路。他們今天給我上藥治療，那是他們想進一步消滅我，不是消滅我身體就是消滅我的良心！我得怎樣對付他們呢？那位姓張的老頭，好像又在小洞口探頭探腦的看我和二虎。隔壁的人好像在慮論啥事情。我尋思：我得從這些人身上想辦法！想到這地方，好比在摸黑的道上猛一下來了一道光，心敞亮開了。一高興，叫了一聲二虎，想把這意思跟他說。可是，他呼呼的睡得挺甜。我心想：睡吧，同志，把身體養好，看咱們以後的吧。

第二天早上，放風時候，隔壁的死人叫拖出去擱在走廊。這死人才難看哩，真是話說的：『人死不如狗』，大夥都停一下歇着，臉都表示難過的說不出話，有的眼睛紅的，還淌了眼淚。我沉不住氣，冒了一句，說：

『大夥記住吧，這是日本鬼子給咱們中國老百姓的恩典！』

我這一說，老鄉們都抬起腦袋來，噉住我，意思好像說：

『可不是怎的！』

這以後，我思想更加堅定了：第一步要抓住這些羣衆，組織他們，團結他們。從我那個監房的隔壁起始，完了一個屋一個屋傳開去……。

一個人一有了個主意，有了計劃和希望以後，就好比划船有了擺槳，不那麼東轉西轉的胡亂想了。有一天，一個什麼教育處長來了。是個大漢奸，看他穿日本衣服，留仁丹鬚鬚，還帶眼鏡，準是老財。老財都是跟鬼子一個鼻子出氣，都是漢奸，狗入的。他一個屋一個屋挨着檢查。他來到我小洞口，先噉門楣上的號牌，再對他的本子看一下才問：

『你們是八路軍吧？』

『是呀！』

二虎態度挺橫，回答了他。他才氣死人啦，裝模作樣的，說：

『你們腦筋都壞啦，叫共產黨教育壞啦！你們好好反省轉回，把腦子變了，大皇軍不殺你！』

二虎概不拉之的，來了火，說：

『混賬，誰跟你一樣不要臉，當漢奸！幹革命還怕你殺頭？嚇！』

漢奸教育處長，搖搖頭，走了。

往後，我和二虎就一心一意先把傷養好。平時我們就通過姓張的老頭打聽鬼子的消息，了解這裏邊的情況。再就是跟隔壁的老鄉講些解放區老鄉們的生活，講八路軍和老百姓的關係，講解放區民主政府怎樣替老百姓辦事啥的。老鄉挺愛聽，很快我們都搞得挺熟。

十來八天過了。二虎看我的傷口的肉芽一天一天長起來了。有一天，他就跟我商量說：

『你的腿好了，咱們得想辦法！』

二虎說他這些天來，每天出外放風，他把這周圍的情況瞭望了一下，認為出了這監房，就可以爬上圍牆，完了就往下跳，據說，外邊是空地場，鬼子的崗哨到半夜都打瞌睡，早先有人就這樣跑掉的。他提議每天早晚把後邊牆根小便的小洞的磚牆揭開，白天把稻草什麼的塞住，遮遮眼。等到揭開大了，就打洞口往外竄出去。事先把腿絆接起來，出去後就爬上圍牆，把腿絆拴在電綫桿，完了揣着腿絆順着牆躍下去。

我尋思這是個辦法，反正豁出這條命來了，幹吧！

二虎把這計劃也告了隔壁的老鄉，他們有的起初並不很熱心，後來見有的堅決要幹，怕人家真是跑得出去了，自己也才跟着輪流揭開磚牆，一到晚間，我們都聽使力氣，和掉土的聲音，大夥打心裏都明白。二虎說：

『咱們人出去多了，鬼子要發覺，用磚頭都能砸死他幾個！』

洞口一股尿騷味，可是，也顧不得了。我同二虎兩人輪着來，啥傢具也沒有，有時就拿磚頭去崩，又怕叫鬼子聽見；胳膊累了，有時用腳去蹬，急的想用牙咬。把兩隻手指頭都弄的生痛。拇指頭上面叫鬼子用大頭針釘的現在還疼哪，白天一看，都擦破了。

下晚我們幹這活計，白天二虎跟我學文化。說起來挺好笑，我當上老師來了。每天教二虎認五個單字。先教他認我們素常的名詞；比方；『夜行軍』，『偵察』，『伏擊』，『持久戰』，『游擊戰』，『拂曉』，『天亮』，『完成』，『勝利』……。

二虎學的上癮了。每天早上放風回來，就問：

『戰鬥的鬪正寫怎麼寫呢？簡筆字又怎麼寫呢？跟一升一斗的斗怎麼分別呢？』

他心眼可靈了。覺得每天學五個字，或者學一句話還少了，要我增加，保證第二天早上能默寫得出來。有一回，他把『滅』字寫成『滅』字，懊糟了老半天。把自個腦袋揍了兩下。他就用小塊磚頭當紅粉筆朝牆上寫字。起始寫的挺大，後來又怕把牆寫滿了，將來沒地方寫字了，改寫小了些。

二虎那樣認真的學習，對於前途滿有信心，同一個侍弄莊稼的人盼他的年景似的。他說，他將來要當個指揮員的話，他一定把鬼子狠狠打一傢伙。

我說：

『你盡是一腦袋的地位觀念！』

他馬上辯駁我說：

『啥地位不地位，人還不是有個上進心嗎？』

我們就這樣過了半拉多月。洞口已經揭的一天一天大了。

四

我們決定下晚要行動了。

早晨放風時候，我們約好了老鄉：當天晚上雞叫第一遍時候一齊動作。大夥都同意。二虎樂的又蹦又跳。

我問他說：

『昨天認的字忘了吧？認認看！』

『不認了，畢業了！』

二虎半開玩笑說。可是，他馬上蹲下來，抓到一小塊磚頭，朝牆上寫了歪歪扭扭的幾個大字：

『我們要戰鬪下去！』

寫完了，直盯我，笑了笑。

我們正逗樂子，院套裏吹開哨子，叮叮噹噹的房門開開了。鬼子的皮鞋篤篤響，一個一個房子喊。翻譯的漢奸跟鬼子屁股轉，叫大夥出去集合。二虎鼓起兩隻圓圓的眼珠子瞪我。好像說是：

『要調換監房就白瞎了！』

我也一肚子窩囊氣，好像這監房是咱們的陣地，捨不得撤退似的。

集合的地點是剛一進大門的大院場。四五百人稀稀拉拉的站在那兒。人都黃瘦黃瘦的不成形了，就同打過霜的草那樣。一二十個端槍的鬼子看着我們。

等一會，那個留仁丹鬚鬚的大漢奸來了，他說：什麼「不叫你們受罪啦，你們到「滿洲國」去做工，那邊能吃好穿好……」囉囉囃囃說了半天，我都沒心聽，就只覺得背上太陽晒的挺暖的。心思，這下又來門道了。王八才聽你騙到東北去下煤洞哪，二虎拿眼睛瞪我，意思好像說：

「快「畢業」了！」

這時把啥事都忘了，還沒有吃飯也不知道餓。

大漢奸說完話就開始挑選人，老人和小孩都不要，挑到一邊去。有一個長一身籬子，他對一個翻譯漢奸說：

「我不能走……」

漢奸低聲說：

「你到路，找出路嘛！」

這話把我也提醒了。二虎也對我笑。

正在挑人時候，大伙一塊堆一塊堆聚在一起，像個小市，議論起來，鬼子要管也管不住那些。這時，老張頭走到我跟前來，死盯我老半天，說：

「我：我去不中呀，你：哎，你們……」邊去，許能見到我的二小子，他名叫張振國……」老張頭說夢話一個樣老盯着我說，一邊用他發抖的手在腰兜掏了老半天，掏出個小布包出來。看了看四近，

完了小心的解開麻繩，才拿出一小包紅紙包，再攤開才是汪精衛偽中央政府的華北聯合準備銀行的票子。他說，這是他賣開水攢下的錢，叫我要見到振國就給他。完了，他還交待我說：

『我那二小子，個子長的不高，身板單薄，腦蓋小時候叫牲口踢了一下，現在還有個疤……』

他話還沒說完，鬼子過來咕嘟了兩句，拿槍托揍了他一下，再狠狠的一推，老頭蹣跚踉蹌的要倒了；手上的票子撒了一地……。人叫推開了，鬼子就急忙把票子撿了。

二虎看的氣鼓鼓的，我怕他這時候鬧出亂子來，把他拉住。老張頭回頭來瞅他的票子，皺着我們，要哭臉的樣子。

鬼子還在每個人身上搜腰包，說是有票子的拿出來換吧，到『滿洲國』就不好使了。這樣來回搜，弄了一天。到天都快麻眼了，才一人發半碗又是白開水煮的大豆。說是路上做乾糧。我問一個翻譯漢奸說：

『怎麼一天也不給吃飯，怎整？』

漢奸翻一翻白眼，說：

『你急啥急的？』

『肚子都唱小戲了，不急。媽媽的！』

『你罵誰？』

『你說罵誰就罵誰！』我頂他一句。

那小子伸開手，叭叭，給我兩記耳光。狗入的，我可上火了。瞪他一眼，問他：

「你是中國人不是？」

他又伸開手，想再給我來兩下。二虎馬溜跳過來揪住他的手。我喊一聲：

「打！你敢！」

大夥一呼拉都湊上來了，都伸出手，對着他。那小子看風頭不對勁，夾着尾巴溜了。

等一會，伙伙又拾來兩大桶豆子，再發一人一碗。我同二虎拿到手就吃開了。旁人說：

「你兩人怎麼吃啦？做乾糧哪，明兒才准吃。」

二虎一邊吃，一邊說：

「現在吃和明天吃還不是一個屌樣！」

這一說，旁人也有挺不住的，都偷偷的把豆子往嘴裏塞，却不敢大口咀嚼。我心老想：這滋味真

憋屈。快完了吧？媽媽的，受夠了！

電燈霎一下亮了。

猛一下來了百八十個拿槍的鬼子，叫我們站好隊。漢奸還來揩二道油水，餓狗一個樣，在我們身

邊轉，假裝好意的說：

「誰有家信啥的，我代郵。票子到那邊不頂事了，捎回家去吧。」

大夥誰也不理睬他。

最後，我們排成二路縱隊，走出那個黑洞洞的監獄的大門來了。這一路全是菜園子，也沒圍子，菠菜和水蘿蔔的纓子都綠的可愛。我們在排後尾的，趕快利索，走上兩步，順手拔了一把，管它菠菜

還是水蘿蔔纓子，緊忙往嘴裏就咬，真是話說的：『肚飢吃糖甜如蜜』，吃了兩口填了填肚子。

穿過了幾條黑道，唸一下到熱鬧的大街來了。又是汽車，洋車流來流去，又是飯舖酒館的酒香味，又是拖着木屐的花花綠綠的日本娘們；就是光這些娘們跟鬼子吊膀子，中國老百姓叫鬼子嚇唬站在老遠，直蹶着咱們。要飯的花子還是可憐的伸開瘦猴一樣的手在奶奶小姐的屁股後攆着，叫着。

我腿上的傷口本來好的差不離了，這下一猛走，又有點兒疼。二虎老回頭來看我。鬼子在兩邊來回走，怕咱們蹣跚。我心思：『等着吧，這鬼地方老子還不想待呢！』這一想，解放區的情景又到跟前來了；我們的老房東們；我們熟悉的那些村子的一棵樹，一口井；常常給我們領路的游擊隊員；替我們縫縫聯聯的婦女會的同志。……太多了，就是房東的一盞豆油燈都叫我好像看看在眼裏，都挺親。因為我們常常在半夜三更來了，就靠這樣的豆油燈，照見老大娘們忙這忙那的笑臉。我尋思尋思，一下子，監獄裏又使我親熱起來。這真莫明其妙；這恐怕是老張頭那幾個人叫我忘不了的原故。說不定我有一天真會遇到他的大兒子張振華同志？……

一個人走路時候，胡思亂想，容易忘記疲勞，也忘記道的遠近。才只走不多一會，車站就在眼前了。一看，站牌子又是『洛陽』兩個字。回頭一看，城裏電燈又是天上的星星似的。

站上電燈通亮。車道上停下好長串塞滿鬼子的兵車，敞棚的車皮叫油布蓋着。這時站上沒有洋車，也不准旁的老百姓走近。只有幾個工友搭拉個腦袋走過，偷偷掃我們一眼。一股涼森森的氣吹的叫人哆嗦。站外邊的崗哨猛喊一聲口令，鬼子咕咕唧唧罵兩句。

我們人分開了，一百二十個人一個車皮。都上完了車以後，鬼子進來看了看，叫工友把窗口都鎖

上。工友表面點頭哈腰的答應，把打眼的地方鎖一鎖，偏角的地方就敷敷衍衍，把窗子拉下來就完了。

我同二虎又偷偷擠到一塊來，就在靠近茅房的犄角那個位子。鬼子出去時，把車裏的燈關閉了，黑咕隆冬，誰也看不見誰。我同二虎手拉手靠的挺緊，坐在地板上——因為車裏椅子都破爛不成形了，只好坐地板上。

一會，哐啞哐啞，車頭來了，空隆，車箱一震，掛上鈎了。緊跟着豬叫似的，汽笛子哇哇直響，車開動了。

我捏了二虎一把，說：

『好啦！』可是，我又把緊門壓低，湊到二虎耳邊去說：『一準跳車！』

『對勁！』二虎拍我大腿，說，『等到歸德再跳。到那邊朝北邊一直走就是咱們的「家」啦！』火車越來越快了，哐啞哐啞的直奔。我心思蕩蕩游游的，老惦着跳車一件事。

我同二虎站起來，摸到窗邊去，把門窗的兩邊小鐵扭一按，往上一拉，呵，可樂壞了，星星直卡已眼，半邊的月亮也早出來了，二虎把頭鑽出去，馬上又縮回來，說：

『快關上。好啦，這沒橫鐵棍子，頭能鑽出去。』

我們又坐回來，心口卜卜的跳，懷裏像揣個小兔子。我們又合計：到歸德時是個大站，車準能停下來上水什麼的，剛出站時開的慢，那時就硬死頭皮往下跳。反正死不了，再多又掛一回彩到頭了。反正比到東北去下煤窩強。

我們合計合計，火車不知什麼時候開始慢了。『丁零卜徐』，『丁零卜徐』的響，忽一下，停了。我又偷偷打開窗縫一瞅，是歸德了。

卜篤一聲，車門開開，電燈亮了，眼睛猛一下睜都睜不開。兩個鬼子進來歇歇，又走了。電燈又霎一下黑了。

停了有一頓飯工夫火車頭才來，卡噹一響，車震了一下，掛上鈎。

『快啦！』我說。

二虎說：

『把褲帶紮緊，媽的，肚子餓扁了，褲子老愛往下掉。』

緊跟着二虎低聲問我，要不要招呼有願意跟咱們走的老鄉一塊跳？我尋思一會，覺得老鄉沒我們那樣拚生拚死的幹過，未必有這樣大胆，算了吧。弄不成倒反害事。

二虎說：

『可是，我們隔壁那幾個老鄉大夥鬧熟了，真捨不得他們！』

車門開出站不多一會，我通了二虎一下。我們再不吱聲，輕手輕腳的站起來。我說：

『下了！』

二虎說：

『我先下。』

我忽然想起來，我們跳下去，不能都在一塊堆，得先約定個信號。二虎說他先下去，對準北斗星

一直朝北邊走。拍巴掌做信號。能兩人又在一塊堆走最好，找不到就個人想辦法。

『反正到鄉下就同魚掉回大江去了，怕啥！』二虎說。

我們就這樣商量完了。二虎趕緊把窗口揭開。把腿伸出窗洞洞，慢慢的把身板都鑽出去了，只剩個腦袋了，最後手把住窗口。

『來吧，狗入的！』二虎說一聲。緊跟着把兩手一鬆，像掉下一個大麻袋。我伸出腦袋去瞅，黑咕隆冬，啥也沒見。旁邊老鄉小聲嚷：

『跳死啦，跳死啦！』他們都湊過來。

我說：

『死也要跳！』

那工夫可緊張了。我緊忙先把腿伸出去，媽的，左腿還沒好利索，可不帶勁了，出了半截，出不去啦，肚子夾在窗口邊邊上，急的出一頭汗。這時有個老鄉說：『來，我帮你一手！』他把我的腰一運，我才整個人鑽出車外邊來。外面風颯的挺大，一下子把我腦蓋上的汗吹的涼絲絲的，我死勁抓住窗口，把腿朝下伸直了，完了咬咬牙，閉住眼，一鬆手，『卜塌』一響，腦袋一暈……等會手才能動彈，一摸，下邊是碎石子。

我躺在軌道邊邊上了。

這時候，『叭叭』車後尾打了兩槍。我睜開眼，車已經到前面一里多地了。

我爬起來，也顧不得身上那兒疼，就知道緊忙往北邊爬過封鎖溝去。走不遠，聽到有拍巴掌的聲

晉，我就比啥都樂，知道准是二虎了。我一邊騎，一邊也拍巴掌，朝他那聲音走。這時左邊大腿疼起來了，狗人的，挑百八十斤担子似的，不能走的輕巧。

「誰？」二虎像哨兵叫口令，吆喝一聲。

「我！」我應了他一句。

「老馬——連長吧？」

我們拉起手了。這時月亮還沒出來，一片漆黑。清明都過了，可是野地的蟲子啥的還不大活動，靜的好比死人一個樣，風一吹，冰涼冰涼的叫入直打哆嗦。

我們離封鎖溝遠些了，就坐下來喘口氣。二虎這小子動作靈巧，跳下來，只是手掌擦破一塊皮，旁的地方怎的也不怎的。我個人不中啦，傷口又痛開啦。

歇一會我們馬上又得走了。怕一亮天遇上鬼子就不得了。可是，這夜黑頭地打那走呢？我們可叫考住了。看了看天，決定還是對準北斗星方向走，直往北邊去，錯不了。

二虎攙着我，一步一步邁。

「連長，咱們白天躲起來，黑夜走，兩三天就到「家」了！」二虎說。

「不準定兩天三天，反正是回到「家」了！」

「媽媽的，留了一回學！」二虎又來門了，盡挑好笑的話講。

一會，他又說：

「你說，咱們埋的機槍能起出來吧？」

「咋不能呢？」

「起出來還是給我扛它吧？」二虎說。

我們一路走，一路說。忘了是逃跑，也忘了冷，忘了傷口發疼，忘了肚子飢了。我就一心一意的盼着咱們的解放區，解放區就是我們的家，想起來就是一股熱乎勁。

五

北斗星做了我們的目標。我們直歇着它走。約摸走了二十里地，一片黑壓壓的樹林，走到近邊才認出有草垛，土地廟什麼的，準是個村子了。沒聽到狗咬，這大約是游擊區，狗都叫咱們打死了，省得下晚活動時候，咬醒了敵人。這村子沒有圍子。我們輕手輕腳的進村子去，摸到一家人家，用咱們游擊隊晚間打門的信號叩門，一個老頭輕輕的起來聽準了才出來把門開開，挺害怕的樣子。我說：

「別怕，咱們是一家子人……」

「咱們是八……」二虎接過來說，但是沒說完又把話嚥回去了。

「進屋吧！」老鄉小聲說。

我們不敢多吱聲，跟老鄉進屋去。這地方老鄉窮的沒油點燈，只烘一堆火照亮。他家的兒子和媳婦都叫鬼子抓走了，只剩下一個小孫子和老伴。老大娘聽我們說是八路，趕緊下地，湊合到我們跟前來痴痴呆呆的瞅了半天，好像要認他的親人似的。二虎怕她不相信我們，特別說了好些關於我們的來

歷，老大娘說：

『得了，快別說那些了，我就瞇着眼睛，光聽你們說話那和和氣氣的樣，不用問，十個就准猜中八個。：哎，你們受這份災難，爲的啥？還不是爲的大夥。』

老大娘又叨咕說：沒啥能吃的，給燒碗開水喝，暖和暖和吧。

一個五六歲的小孩，咬着扣子，睜開眼瞅我們。

我們喝了碗開水，又要求老鄉換了身破衣服。我穿的青大褂，破了好多個洞，風直往裏灌。二虎穿小棉襖。他人長的粗，短禿禿的，沒長翅膀的螞蚱似的。

老鄉送我們出來，邊走邊說：這地方離城才二十來里地，鬼子同皇協軍天天來抓伕、搶糧，老百姓快過不下去了。走了三里地樣子，老鄉才站住，說：

『同志，咱不敢陪了，你倆順這道溝直走，沒錯。』

我們謝謝了老鄉就往前走。這時，我的傷口一陣比一陣疼，一步高一步低的邁。二虎攙着我的胳膊走，覺得不帶勁，讓他在前邊先走，我自個慢慢拖吧。二虎走不幾步又停一停等我。

走不多一點，啓明星打東邊發亮了。肚子餓的一點勁也沒有。快亮天時，我們就在地裏胡亂拔嫩苗往嘴塞。我的媽呀，一股霉味道，滿嘴黏糊糊的。

亮天以後一看，這地方村子挺密，十來八里就是一個村子，鬼子的崗樓左一個右一個的。我們又高興又害怕。

二虎說：

『進村吧，咱們說是要飯的。』

我瞅瞅二虎的長頭髮，又黃又瘦的臉；又看我自個的衣裳，就不說自己要飯也差不離了。可是，過了三四個村子也不敢進，怕僞軍逮住了。最後，實在挺不住了，到一個叫劉莊的村子前面的一個小廟，我們就坐下。村裏出來一個四十來歲的老鄉，看樣子是個老實的莊稼人。他先向我們倆說：

『你們是幹啥的？』

我看了看前後左右，完了對他說這地方不好說話。二虎楞頭楞腦冒了一句說：

『咱們是八……』

『呵，』老鄉呵了一聲，馬上笑起來。可是，馬上又沉了臉，仔細瞅了瞅我倆。完了他才低聲叫我們跟他進村。我們不敢跟他走的太靠近了，遠遠的訂他屁股走。

進屋以後，老鄉說，離這五里地就有鬼子的崗樓，鬼子常下來催給養什麼的，叫我們別露臉。把我倆弄到牛圈去烤烤火。二虎對自個說似的喃喃說：

『又到牛圈來了。咱們在小林莊埋的機槍能在吧？』

這牛圈好像早沒有牛了，地上的牛糞挺硬實，犄角還堆柴火。

一會，老鄉端來一鍋地瓜葉子煮的湯，還有一人一個棉子饅。後尾還跟來兩個小孩和一個老大娘。她們都圍上來看我們倆。老大娘說：

『同志，咱們也沒東西吃，將就吃飽肚子吧。』

我一邊吃，一邊說我們的來歷。老大娘站在一邊聽，眼睛淌下淚來了。她挺小的女孩子拉她的衣

角，睜着眼盯我們倆人。二虎等我把話一停，就對他們指着我說：

「他是我們的馬連長！」

「什麼？馬連長？」老鄉馬上站起來，跟他的老伴交換了一個眼色。

「是呀！」二虎回答。

「哎呀，鬧了老半天，原來是……你們是十八團的吧？」

「是。」我說。

老鄉這才笑開了，說：

「我還見過你一回面呢，你忘了嗎？那是去年臘八晚間，我去的掛架，那時是你帶的隊，是打牛莊的崗樓，哎，你現在瘦成這個樣子了。才剛在外頭就說好像在那見過似的，可是，老也想不起來。哎，老馬老馬的，大夥對你可熟了。今天怎的也不能走了。」

我這時才真不知說啥好了，眼淚倒要往外淌。老鄉又說：「十八團就在這不多遠地來回繞。小林莊，馬路集，一個月前，當天早上咱們隊伍退，下晚又打回來了。現在還是在八路手裏。打這去，小路有三、四十，走汽路（註三）就得六十里地，一天準走到了。」

天很快就黑了。老鄉看我左腿傷口腫那麼老粗，說什麼也不讓走了。收拾了間壁一間草屋；老大娘送來一床破麻花被，兩個枕頭，把我們倆人安頓住下。二虎瞅我腿上的傷口又腫了。他說，這怎麼辦？明天走也不行，在這呆吧，也不保準。得趕緊想辦法！我說，走吧，六十里地，分三天走，一天拖它十多二十里地到頭了，爬也爬到了。

二虎尋思一陣以後，嚶一下高興的說：

『來門了，就這麼辦！』

『啥好招？』我問他。

『別着忙，叫老鄉來。』

正說話，老鄉端一個大飯碗進來。碗上擱的鹹菜，湊到我床邊來說：

『同志，再嘗點吧！』

二虎說：

『老鄉，咱們不用客氣，是吧？』

老鄉說：

『那還用說啦！』

二虎說我一休息下來，傷口越發糟了，叫老鄉，明天送一送行不行？回頭給他些辛苦錢！

老鄉馬上說：

『那好說，那好說。錢不錢呢，老百姓八路軍是一家子嘛，這話能白說就算啦？』

老鄉原先是慢吞吞的吃他的飯，這下子緊趕吃完飯就走了。這叫二虎多心了，偷偷跟他屁股盯

去。我實在乏得要命，一下子就睡着了。

過一會，二虎回來把我弄醒過來說：

『連長，你猜老鄉幹啥去了？』

『什麼？他做什麼去了？』我心一驚，坐起來，態度一定是挺難看。二虎笑着說：

『老鄉兩口子推苞米麵呢。他說是給咱們預備明個兒路上的乾糧。狗入的，我當是他上崗樓給鬼子送情報去啦！』

『你真是把人家好心當作驢肝肺了！』

『人心隔肚皮，誰能摸透？反正提高警惕性是錯不了。』

到夜裏，二虎說他個人明天打小道先回去叫連上派人來半道上接我。叫我個人同老鄉打汽道上走。到雞叫頭遍，他拿上四個苞米麵饅饅就走了。

我等亮天才起來，老大娘還給我端來洗臉水，叫我抹抹臉。吃過了早飯，老鄉才弄來一掛小車，鋪上穀草，把我安頓在車上，蓋上破被子。這車沒牲口拉，老鄉和另外請來一位也是四、五十歲老頭，他倆人一個拉，一個推，嘎吱嘎吱往汽道走了。好幾年沒在大天白日裏往這道上走過了，心裏有點害怕，老鄉却滿有把握的說：

『沒啥緊要，放心吧！』

晌午，到一個村子附近，遇上二三十個皇協軍的便衣隊，這幫王八犢子，比胡子還橫，大聲吆喝：

『去那？』

『東邊。』老鄉回答。

『幹啥去？』

『我這兄弟鬧瘡啦，請個大夫瞅瞅。』

那王八犢子掀開我被子來啦，我心可要跳出來了。我尋思：『媽媽的，這下可沒招了！』頭唸一下冒了汗。這王八犢子大約看我又瘦又臭，趕快把被子蓋住就走開了。

過一會，那幫傢伙走遠了，老鄉才揭開被頭，對我說：

『同志，受驚了吧？這幫王八犢子得多磨報應呀，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逃不了！』

『說不準又到咱村子去遭踐了！』另一個老鄉嘆了口氣。

老鄉氣力總是有限，車嘎吱嘎吱的越來越走的慢了。到太陽快落時候，一問才走了三十來里地。還有三十里怎麼的也趕不到了。就到前面順合集住下吧，這是游擊區，在早，我們隊伍住這來的，北頭還有我們連上的麵戶。我叫老鄉把車直推到他家去。

我們的麵戶叫王學貴，我們都叫他老王。他現在老婆孩子一共三口人就靠給人家推麵過日子的。我們乍一見面，各人都有說不出來的一股酸、甜、苦、辣的味。找不來話說。過後，老王才又是照原先老樣：見人又笑謎謎的，小辮子盤在頭上，人挺乾淨利索。

『受了老罪啦！真是！』老大娘一邊說，一邊趕緊叫她小孩抱一床被子來，收拾一舖床叫我休息。完了又找來一條他大兒子的褲子，叫我把髒褲子換了。

『哎，貴人多難。打你去了那麼些天，我一天也沒忘叨念你！咱們八路真是命大，說沒了的人又都回來了！哎！』

老王從外邊抱了柴火回來，聽他老伴囉里巴囉的，就說：

『別瞎噠噠，快燒水做飯吧。』

『來了，來了！』老大娘一邊說，一邊趕忙就走。老王進屋來問：

『老馬，你愛吃啥？麵條還是烙餅？』

老王好像辦喜事似的，一家子都那樣高興。我也不去阻攔他們了，順他們樂意怎樣弄就怎樣弄吧。實在不讓他們做，反而使他們實心眼的人難過。

當天下晚，我睡的可甜啦，啥也不能比的舒服。

第二天早上，送我來的兩個老鄉要回去了。我跟老王借了四十斤麥子給他們帶回去。

本來我要請老王送我回馬路集去的，老王說，馬路集沒有隊伍，往那邊走，摸不準。等他打聽好了再回去吧。反正就算到家了，等傷口養好了回去也不遲。這地方有個中醫能替我找些草藥，扎咕扎咕，過幾天傷好了，找到了隊伍再回去。

我那時候不聽他話，自己也走不動，只好聽他。

二虎不知找到隊伍了沒有？我一天就叨念他。

過了三四天，二虎還沒個訊來。這地方抗救會、民兵，都帮我打聽消息去啦。可是，這是游擊區，隊伍的番號一天換幾回，誰也摸不準到是那一個團的。駐地也不一定，有時候半夜才到，睡一覺，天沒亮又走了。搭鋪用的門板桌椅又放回去周周正正的，連房東也不知道啥時候走了。鬼子的碉堡、鐵道、汽道、電綫常常叫破壞。

『二虎回去打開仗，上了癮，把我忘啦？』我個人沒事時，就胡思亂想。

老王兩口見我一天一天好了，都高興的不得了。

『老馬胖啦！』老王晚上吃飯時候就愛瞅着我說。

我在家悶的呆不住，有時也到村邊蹦蹦跳跳。一天，快煮晚飯時候，村邊姑崗的兒童團，突然敲開鑼了，直嚷鬼子下崗樓啦，鬼子下崗樓啦！

，老王飲牲口去了，老大娘慌慌張張，把我拖拖拉拉到後屋去，揭開地洞，叫我下地窖。

『你可別出來呵！』老大娘把地洞蓋上了。

我的媽呀，裏邊黑咕隆冬，真憋氣。馬上聽到乒乒乓兵的槍響。不知鬼子又遭蹋啥樣了！心裏挺焦急的。直想往上跳出來，可是，手上啥也沒得，想想還是沒法。

呆了老半天，老大娘揭開板，叫我出來。她老人家眼睛哭的不成形了。

『大娘，咋的啦？』我問。

小孩一邊抽泣，一邊說：

『爹叫鬼子拉到崗樓去了！』

老大娘哭的越發厲害。間壁的老鄉對我說是，離這八九里地有個崗樓，住十來個鬼子。這些日子來，怕八路，不敢出來了。今兒不知怎的，來了，說是老王家藏八路，硬逼老王交出人來。老王叫打的東倒西歪，到底也不哼。最後叫拉到崗樓去了。

掌燈時候，老大娘端着飯碗筷子送我跟前來，叫我吃飯。我真難受極了，尋思我是八路軍，不能保護老百姓過好日子，倒是叫老百姓爲自己受罪，這不是該犯錯誤了嗎？我飯也吃不下了，就想明

兒得找隊伍去，快來搭救老王。

夜裏，我怎的也閤不上眼皮。老王那個盤在腦袋上的小辮子老在我眼裏閃幌。

半夜了，猛一下，手榴彈、機槍，一陣打雷暴雨似的，村裏的民兵也吆喝起來了。說是八路打崗樓來啦。

整個村子好像一鍋開水，都亂嚷嚷的。老大娘也爬起來，趕緊點上燈。

我走到街上朝西邊一瞅，半個天都叫一道火光燒紅啦，老百姓發瘋一個樣，自動找門板、繩子做担架，有的就空着手準備去搗勝利品。

『婦女同志快回屋燒水，等會八路同志下來喝呵！』
有人邊叫喚邊朝崗樓走。

『老馬你腿不靈便，回屋吧！』老大娘跑來叫我。

.....

不大一會，槍砲聲才少了。人亂嚷嚷的，越來越近。

『老王，不礙事吧？』

『到了吧？』

『到了。這兒，這兒！』

一大堆人一呼啦都圍上來了，都擠進老王家來了。

『連長，……受驚啦！』二虎先蹣到我跟前來拉住我的手。

原來，二虎同我們連上的人拔這個據點來了。說是拔完這個據點就到順合集去迎我的，想不到在這遇上了。指導員，三排長，班長和戰士他們都來了，圍了一大羣。叫我的手不知跟誰拉才好，大夥都一團火一樣熱乎乎的，心軟的人眼淚都要淌下了。

他們帶來新衣裳，短褂，帽子，指導員叫我換上，好像催出門子的姑娘上粧似的。

『連長，看，認得吧？』二虎拉過一挺輕機槍，叫我看看。

原來是埋在小林莊牛糞裏的機槍，二虎回去起出來了。

『還好使吧？』我問。

『不好使？才剛兩個鬼子就叫它開了葷了。』

大夥都樂得什麼似的。我只想到七班長和八班長他們沒了，再也看不見了，今天見了大夥，心裏倒有點難受。

老王叫鬼子打的紅一塊，紫一塊的，躺在床上不能動彈。可也不哼，眼睛睜睜的聽着我們說話。

我問他說：

『老王，怎的啦？』

『沒事，好人終有報。你不說嘛，我才剛就這麼心思，現在不是你們八路來了嗎？有了你們八路老百姓就不能遭罪，鬼子也就不長遠。你信不信？』

馬上，門口擠來一大堆婦女來了：

『同志，讓開點，』

『同志，辛苦啦！』

『吃點餅，喝碗水吧！』

婦女會員端碗，提罐，拿的烙餅，把屋子擠的站也沒地站了。

第二天，我回到我們連上的駐地。團首長派了通訊員來請我去團部。團長一見面就高興的不得了。又拿出一盒紙烟來，還是繳日本鬼子來的好紙烟哩，櫻花牌錫包的。給了我一支說：

『抽吧，猛勁抽吧！喂，通訊員：去叫大司徒把茶弄好一點。』

當天晚上沒什麼情況，不打仗。團首長就叫我講這段經歷。

半個來月以後，上邊軍分區來了一道文件：說我這段經歷，在戰鬪中堅決執行了上級命令，領導隊伍頑強抵抗，英勇犧牲，堅定不屈，完成了掩護主力表現了共產黨應有最高的革命氣節！應在全黨廣泛的表揚，以教育全體黨員、幹部。

故事就這樣完了。當然囉，我們八路軍在八年抗戰中英勇不屈的共產黨員氣節比這生動有的是，我不過是千千萬萬人中之一個就是了。

一九四八年七月一日完於哈爾濱。

(註一)『堅壁』就是堅壁清野的簡稱。在解放區抗戰時間，老百姓在敵人沒到之前把東西藏起來的，叫『堅壁』。

(註二)『邊區』就是解放區。

(註三)『汽道』就是汽車走的公路。



生 死 關 爭

1949年 初版 長. 1—3,000

基本定價： 170元